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顏亮被弑于揚州

遺史曰金國主亮駐於揚州之東南督諸萬戶渡江甚急限來日不渡盡行誅斬萬戶皆懼之是時葛王已即位於國中改大定元年有傳錄其赦書至軍中者萬戶等以大江不可渡斬戮不可免遂各懷異心有弑其主歸葛王意亮有親兵皆心腹人以紫茸串甲謂之紫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四
軍又謂之細軍素號精勇諸萬戶請於亮曰紫茸軍遠行數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取泰州犒其軍亮然之遂發紫茸軍取泰州諸萬戶無所畏丙申夜持勁弓突入帳下衛者止之則曰有急事聞奏亮聞喧欲披衣出則矢已及左右矣亂矢齊發亮斃於帳中於是喧囂不止梁尙書者聞亂即馳入呼諸萬戶曰事已如此固無可柰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諸君何以善其後衆皆不言梁尙書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梁尙書遂取紙草牒云大金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

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
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
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
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
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
龍虎衛大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軍崇進左
領軍監軍潘國公徒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
公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
大都督齊國公初瓜洲之役軍中散人張貢被虜亮婿
駙馬溫暉者覓張貢而得之梁尚書旣作牒未有人傳

行乃以張貢賁牒戊戌發行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時江南俱不見虜人飲馬於江濱方疑之會張貢到方知亮被弑虜騎已有回者有號州簽事雷政者先自間道來歸說亮被弑初猶未信得梁尙書牒乃賞政以官

晁公恣敗盟記曰二十七日金虜諸酋集眾兵帳中相與謀曰南軍如此此豈宜輕舉前有大江之險車船之敵後有糧運之阻敲殺之憂祇送死耳完顏亮凶悖我輩若無船渡江必殺我等奈何內一萬戶曰等死求生可乎眾皆曰願聞教令得生則可有萬戶戴總管李總管者諸酋之豪起前密諭諸酋曰殺郎主郤與南宋通

和歸鄉則生眾口一辭曰諾不食頃諸酋統集甲馬萬
餘人控弦持滿呼噪直入逆亮寢帳把門細軍問爲誰
曰我等欲至帳前有公事理會細軍縱入諸酋引弓射
帳中亮左右護駕親信兵衛識其難作擐甲上馬各帶
奴婢出營脫身北走亮覺有變索弓箭仗劍顧視左右
無一人矣乃獨身倉卒引弓欲射曰南家人我家人今
日殺我赦我在汝等囚我可也無取弑君之名諸酋不
應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於揚州並殺妃五人太
傅一人左右親信謀事者數十人或云逆亮有妹夫者
見變作先剗刃於逆亮腹以脫已禍旣而亦不免於死

爲亂軍所害先是逆亮有親軍女眞三萬矛盾戈戟器
甲精絕盡用紫茸絲條穿聯鐵甲號紫茸軍其次用黃
茸號黃茸軍其次用青茸號青茸軍紫青黃三軍一名
細軍又名爲護駕軍專一簇御宿衛雖有大敵悉不遣
行初諸酋欲弑逆亮也而細軍擁衛嚴密不可得近因
謂細軍等曰淮東子女玉帛盡皆逃避在泰州城我輩
急欲過江無由得往泰州取富貴你等何不請郎主乞
破泰州而取之細軍欣然而請逆亮從之細軍旣去者
三萬人一鼓大破泰州子女玉帛無遺泰州統制官王
剛棄城走江陰二十八日破泰州而逆亮被弑乃二十

七日也二十八日將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騎迎降虜人李千戶約引三百騎擁過爪洲被虜散人張貢並虢州簽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被弑訖

神麓記曰亮初謀南侵也用梁恪王光道馬欽郭安國等爲謀主盡刷在國番漢軍五十餘萬分五路經河中府渡大慶關入陝西經孟津渡者爲御營中軍亮統至汝洛經河北西路衛州張家渡者往漢上經浚州通利軍渡者前來徐宿經河間以東過山東入膠西者皆大漢軍使合喜字堇總番軍往熙河德順欲先平巴蜀任宣徽使劉萼統大軍十餘萬至光化扼江陵差高景山

統大漢軍自膠西登戰船陳兵於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陽要一舉而下先以采石難渡定要渡瓜洲如違制來日皆從軍法眾軍恐懼惟以待死計無所出勸農使契丹阿列等謀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營諸軍弓弩持滿向內喧譁聲近御帳亮驚問莫非南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未即言間眾謂曰君違天虐民殺母戮親族滅大臣舉國愁痛惟君一人南朝無罪背約犯邊生造釁端不容諫諍惡逆不道人神共怒豈能脫乎亮見不免謂曰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厲聲言歸國眾箭皆發射死焚其屍時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馬欽

郭安國等皆遇害就遣驛使走至汴殺皇后徒姑丹氏太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婉容昭儀淑儀十六位御嬪皆放歸宗亮簡宗廟廢祭祀棄法律逐功臣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輕百姓好攻戰侵邊境虐生靈是致於此諡法違天虐物曰煬遂諡海陵煬王后曰幽皇后息曰殤太子

虞尚書采石斃亮記曰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渝盟犯塞進兵江淮遣諸酋分道入寇一軍遵海道以趨兩浙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捍禦吳璘駐興州姚

仲駐漢中王彥駐安康吳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
中駐武昌戚方駐潯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
錡駐鎮江成閔駐晉陽李寶守海道秋九月亮親以兵
十七萬號四十萬直趨江南爲必渡之舉時命劉錡爲
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
招討使使分命諸帥捍禦十月乙卯虜兵自安豐過淮
西丙辰侵犯廬州柘皋下寨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
荆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洪邁馮方
並充行府幕屬己未虜兵犯滁州先是劉錡遣王權將
兵渡淮迎敵權逗留不進至歷陽修築城壘爲自安計

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漕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眾使退虜騎至尉子橋權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於權權飲宴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卻猶殺賊數百人擒渠帥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爲數月

計權志不在守迺給衆曰已得旨令棄城守江庚申權登車船上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往采石辛酉虜兵陷和州城中糧儲峙積器械輜重盡委於賊虜乘勝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十三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歸建康是日錡小捷於揚州之西南錡以王權失淮西則淮東孤軍恐不能守越翼日乙丑遂棄揚州退守鎮江留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亮兵進迫大江刻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瀕江居民震驚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以諸將

逗撓失律召成閔代劉錡趣王權赴都堂議事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事虞公陛辭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釐寸累內藏亦粗充盈正爲今日備適葉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藏支付九百萬卿須錢奏來朕所不靳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趣鎮江時劉錡已臥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違天叛盟席捲淮東西窺江南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猶爲得已乎劉又曰錡直不愛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

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王權之敗不遑
安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乃將軍上印綬時耶劉語塞
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趨建康是日我師敗績於瓜
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公即訊之皆
曰我輩昨隨王權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聲蓋權未嘗與
賊交戰惟是走耳去采石尚二十里北虜鼓聲動地從
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
暨至采石望北岸賊硬寨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
律虞公易服行造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
問王權罷兵之由皆曰權驕惰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

權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陣虞公曰今可戰乎眾皆笑
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
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亡亦死
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爲福因敗
成功在此一舉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迺不
能一戰以報國乎眾皆曰今雖欲戰無主其事者何虞
公知其可動倡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至此今朝廷已
別選將交王權軍矣眾愕然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
朝廷差我來池州趣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眾答
辭曰得人矣虞公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迫請諸公當

力戰官家已發內藏庫錢帛並節度承宣使以次官告
在此賞給有功者眾皆曰誠然我輩當効命諸統制趨
出轉相告語須臾合軍皆奮北首爭死敵虞公即與勾
集戰艦簡水軍五千餘人連小舟護岸以戈船當前終
夜整齟十一月乙亥虜築壇於采石西岸上亮登壇殺
牛羊豕黑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建
黃繡旂各二亮擐金甲坐壇上麾紅旂以發戰艦凡百
五十艘緣岸鐵騎周匝三四十里間虜軍大呼我軍辟
易會北風急虜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即薄南岸虞公見
統制盛新撫其背曰昨與面議破虜爲期今迺不用命